

# 木心談木心

## 《文學回憶錄》補遺



1993.3.7—9.11

# 木心談木心

## 《文學回憶錄》補遺

今天，破例，讲文学写作——讲我自己的作品。

三个比喻：画家，画，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效果。有说是把画家画画全过程拍下来的，我就是说这写作过程。其次，舞台、后台，我把我的后台公开。再其次，过去的音乐家，自己演奏自己的作品。肖邦演奏自己的作品，最好。

今天算是木心文学作品演奏会。

——木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木心談木心  
《文學回憶錄》補遺

木心 讲述  
陈丹青 笔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心谈木心 :《文学回忆录》补遗 / 木心讲述 ;陈丹青笔录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495-7027-0

I . ①木 … II . ①木 … ②陈 … III . ①文学创作  
IV . ①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07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 编辑 曹凌志

制 作 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60千字 图片: 20幅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出版说明

木心先生在历时五年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曾应听课生再三恳请，于1993年3月7日至9月11日，以九堂课的半数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文学写作。其全部内容，包含在陈丹青先生的原始笔记中。

2013年初，本社依据这五本听课笔记，出版了《文学回忆录》。陈丹青先生出于当时的顾虑，没有收入九堂课的两万余字。三年来，感谢读者对《文学回忆录》的肯定与厚爱，近期，经与陈丹青先生商酌，本社仍以他的笔记为依据，编成此书，是为《文学回忆录》补遗。

兹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木心先生是在九堂课的穿插中，谈论自己的作品，本社一仍其旧，依据笔录原状，保留每一讲讲题。为方便对照阅读，本社将木心先生谈到他自己的十四篇文章，循讲述先后，

分别插入每一自述之处，文章段落与听课笔记交织排版，这十四篇依次是——《即兴判断》代序、《塔下读书处》、《九月初九》、《S. 巴哈的咳嗽曲》、《散文一集》序、《明天不散步了》、《童年随之而去》、《哥伦比亚的倒影》、《末班车的乘客》、《仲夏开轩》、《遗狂篇》、《素履之往》自序、《庖鱼及宾》、《朱绂方来》。

二，书中附印的笔记本照片，由陈丹青先生提供。他为此书撰写的后记，附于书尾，俾便读者了解当初隐去此书内容、今年决定公布的原委。

三，木心先生的创作谈是即兴的，没有讲稿，据陈丹青先生回忆，现场笔录有点跟不上，不免有所疏漏。本社初编此书时，也有力所不逮之难。陇菲先生建议，为读者着想，应将木心先生讲解插入作品相关段落，并亲自排定校阅了两课范本，全书体例，为之一新，在此特别致谢！三年前为《文学回忆录》校勘工作倾力襄助的马宇辉女士，也对此书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校勘订正，有所贡献，一并致谢！此外，全书未尽精确与完善之处，仍祈读者与高明不吝指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 目 录

## 出版说明

第一讲	谈自己的作品 《即兴判断》代序 《塔下读书处》	001
第二讲	再谈萨特，兼自己的作品 《九月初九》	039
第三讲	续谈萨特，兼自己的作品 《S. 巴哈的咳嗽曲》《散文一集》序 《明天不散步了》	053
第四讲	谈加缪，兼自己的作品 《明天不散步了》《童年随之而去》	077
第五讲	续谈存在主义，兼自己的作品 《哥伦比亚的倒影》	093

第六讲	谈法国新小说派，兼自己的作品 《哥伦比亚的倒影》《末班车的乘客》	117
第七讲	谈访谈 《仲夏开轩》	131
第八讲	再谈新小说，兼自己的作品 《遗狂篇》	157
第九讲	谈《素履之往》 自序 《庖鱼及宾》《朱绂方来》	177
后记	／陈丹青	209

第一讲

## 谈自己的作品

《即兴判断》代序  
《塔下读书处》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

说得性感一点：这是不公开的。最杀手的拳，老师不教的。前几年的课，是补药，现在吃的，是特效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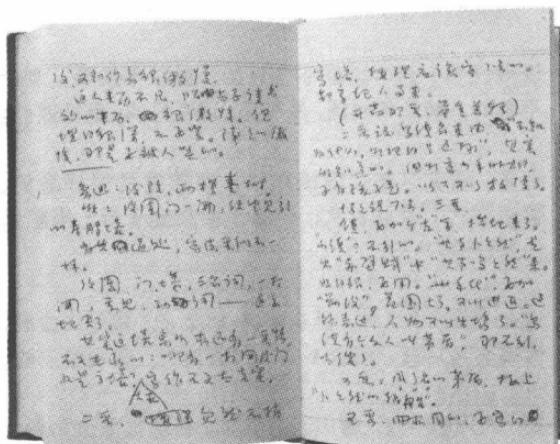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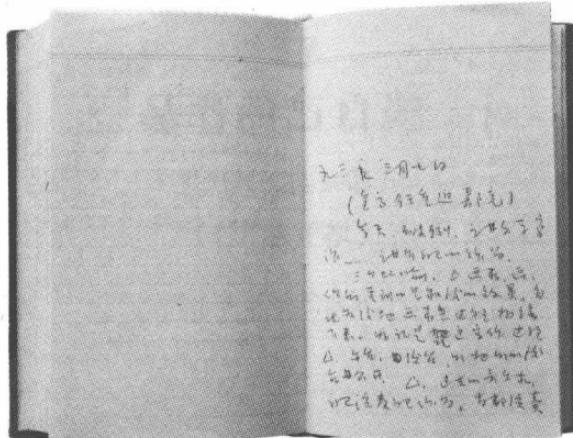
今文，古文，把它焊接起来，那疤痕是很好看的。鲁迅时代，否认古文，但鲁迅古文底子好，用起来还是舒服。

这么一段序中之序，说老实话：搭架子。搭给人家看。懂事的人知道，“来者不善”，不好对付。要有学问的。

要一刀刀切下去，像山西刀削面。鲁迅很懂这东西。

莫扎特，差一点就是小孩子，幼稚可笑，但他从来不掉下去。

写作是快乐的。如果你跳舞、画画很痛苦，那你的跳法、画法大有问题。



“文学演奏会”第一讲笔录原件

(金高今天重返书院。)

今天，破例，讲文学写作——讲我自己的作品。

三个比喻：画家，画，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效果。有说是把画家画画全过程拍下来的，我就是说这写作过程。其次，舞台、后台，我把我的后台公开。再其次，过去的音乐家，自己演奏自己的作品。肖邦演奏自己的作品，最好。

今天算是木心文学作品演奏会。

不卑不亢地谈。许多艺术上不允许讲的话，我在课堂上讲——我们相处十年了，开课四年了，其实很少有机会我来讲自己写作的过程。从来没有深谈过。

说得性感一点：这是不公开的。最杀手的拳，老师不教的——写作的秘密。对你们写作有好处。前几年的课，是补药，

现在吃的，是特效药。好处，是你们已经铺了一些底。

是尝试。可以松口气。我每次要备课三天，两万字，有事忙不过来，这样穿插可以调和。

众人打开木心的书（台湾版）。

今天讲《即兴判断》里的“代序”和《塔下读书处》。

前一篇是答客问，后一篇是讲别人。诸位将来都会遇到这种事——讲下去，你们会知道写作有那么一点奥妙。

“代序”，在音乐上类似序曲。有时可以取巧，用另一篇文章“代序”，很老练，用不到直接来写序。

凡问答，采访，不能太老实。要弄清对方意图。这篇访谈，事先知道是对许多作家的采访，包括问哪些问题。我要知道说给谁听——要刺谁。

发表后，别人的“答”也都发表了，正好给我骂到。

我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所以单独取出作代序。

### 《即兴判断》代序

丁卯春寒，雪夕远客见访，酬答问，不觉肆意妄言——谓我何求，谓我心忧，岂予好辩哉。鲜有良朋，贶也永叹，悠悠缪斯，微神之躬，胡为乎泥中。

——阅录稿后识

先要来个“招式”，不宜用问答语，宜用文言（“阅录稿后识”。“识”，音同“志”。而且不能写“木心阅稿后识”，要去名字。从前人家多用自己名字，不必要）——“丁卯春寒，雪夕远客见访”，是文言的美。“不觉肆意妄言”，是退开，是谦虚。

“谓我何求，谓我心忧”，《诗经》的典故，简化了。

“岂予好辩哉”是孟子的话，意思是我好辩吗？不得已也。难道是我好辩吗？这样，就把“肆意妄言”解了。“鲜有良朋，贶也永叹”（“贶”，音同“况”，赐的意思），取《诗经》，意思是少有朋友和我长叹长谈了。

“微神之躬，胡为乎泥中”，《诗经》句，意思是“若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会在泥中打滚”——若非为了艺术，我不会在泥中打滚。

今文，古文，把它焊接起来，那疤痕是很好看的。鲁迅时代，否认古文，但鲁迅古文底子好，用起来还是舒服。

这么一段序中之序，说老实话：搭架子。搭给人家看。懂事的人知道，“来者不善”，不好对付。

要有学问的。

问：您对作品的畅销与否的看法如何？

答：作品畅销，必然成名，而历史上一路过来的不朽之作，当时大抵未交“畅销运”。成名与成功很难兼得，通常是两回

事，成名不一定成功，成功不就此成名。

畅销书，也有确实可称成功的。如果并非成功，只是交了“适逢其会”的好运，那么，后来自有结果：一时成起来的大名，缩小了，没了。

各国各族的书市，总有各种热门的东西，无可厚非，在当时，厚者是非不了的——值得省视的是：畅销书标示着那个畅销范围的文化水准，一般都着眼于谁写了畅销书，其实问题不在作者而在读者，所以问题很大、很重，重大得好像没有问题似的。

访者的第一问，你要想想，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心态（问，一定要别人问，左手挠右手，不痒，要别人挠，才舒服）。

答，是讲实话。平平实实讲。

答到第二段，转个弯，口气很安静：“一时成起来的大名，缩小了，没了。”

第三段，“各种热门的东西”，开始讲“东西”，用白话文了。最后几句，讲本质，钉子敲下去。

不是俏皮话，是真话——注意：凡是第一个问题，要用点力气。

问：您最喜欢的中文的文学刊物是哪些？

答：正在寻找中。

第二问，是我不愿回答的。但我答：“正在寻找中。”已经给面子了。够了——凡是文学家给你面子时，是他自己要面子。

问：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阅读及写作？

答：两三小时。十一二小时。

第三问，毫无意义的问题，但我讲老实话。

问：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影响到了可以称为“最大”——这是病态的，至少是误解了那个影响他的人了。或者是受影响的那个，相当没出息。

受“影响”是分时期的，如果终身受一个人的“影响”——那是误解，至少是病态。

说回来，古今中外确实有一位大家，较长期地“影响”我——《新约》的作者（非述者），主要在文体上、语气上，他好。

第四问：普遍喜欢这么问，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准。大家都想找个文学干爹文学奶妈。你又来了，我羞你一下，但最后一段，很亲切，把耶稣一把搂过来。但还是说“较长期”。“影响”二字用引号，还不提耶稣名，注明“非述者”。

我讲他文体、语气好，是以艺术家对耶稣的态度，不是信徒使徒的态度。

问：假如有笔经费，支持您的写作计划，您的第一志愿是什么？

答：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李尔王”的问题。假如有三个人作答，甲说：有了支持，必将写出经天纬地的命世之作。乙说：如蒙相助，不成功便成仁。丙说：既能安心写，写完再说——看来这笔经费是付之甲的，或三七开、四六开，分给乙和甲。丙，没有希望。

美国的各种基金会，有专事奖励“天才”的，一旦物色到某人，由律师通知：如果您同意接受，那么每年可以自由支配这若干万美元，历若干年，OK，除了OK就不再顾问——如果那个“天才”把钱胡乱花掉，终于一事无成呢？该基金会答：即使如此，也是个别，绝大多数是卓然有成，以个别的损失，换绝大多数的效果，实在值得。

我想，所谓“志愿”，“第一志愿”，是早就有的，不是眼看有经费来了，“志愿”拔地而起。而且“志愿”如果能分为“第一”、“第二”……似乎不大像“志愿”，尤其对于写文学作品的人，“志愿”多了，就可能“非文学”了。

安逸的生活，良好的环境，使“志愿”实现得快些、顺遂些。否则，就慢些，波折多些，“志愿”还是要实现的。

写作，如果出于真诚，都知道“文学”有个奇怪的特性：写下去，才渐渐明了可以写成什么。所以“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同样是“要写得好”，如果“很好”，那就更好了。

凡是大言炎炎者，必定写不好——这一点也很奇怪。但可以坚信。

第五问：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跌得更厉害——我放点火药了，但口气还是客气。我自己的意思，开始放在第三段问答中，第四段很诚恳，第五段，弄点余波荡漾，有点像老太婆讲话——最后一段，骂他一下。

问：您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答：不知道——只知三种必然性：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作品的译文比原文好。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来了，抛球成亲似的。

第六问，非常愚蠢的问题，都很关心。我一看，不回答吧，错过机会，回答吧：咦！怎么办？我回答是“不知道”，但只答“不知道”，势太弱——下面来了：一，地道的中国人；二，译文比原文好（这是胡说，哪有这样的话）；三，本质了。但这样的老实话要说得它简捷（但是，等到真的诺贝尔奖来了，在中国一定是冤案。抛球成亲，就是冤案），把诺贝尔奖骂进

去了。乞丐做女婿。

问：您目前正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答：瑞士的 Jacob Burckhardt 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此书百年以来德文本及各种译本一直风行不衰，新版迭出。西方对待自身的人文传统的真挚态度，项背相望，气脉连贯。（中国任何一期前朝文化，都还没有这样的回顾评鉴的巨著）布克哈特的这本书，不以精彩卓越胜，系统性也只在就事论事，它平实，恳切，笔锋常含体温，所叙者多半是我早已详知的故实，却吸引我读，读着读着，浸润在幸乐之中。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

快慰之余，不禁想：假如中国也有人写这样性质的书（关于东西汉或南北朝或三唐二宋的文化演变），也是一部平实、恳切、满含体温的巨著，那么，百年以来，也会风行不衰新版迭出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就要写一部书来解答，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人要看。所以不写。所以等于回答了问题。

第七问：这种问题，你要诚恳对待。他没有恶意，没有话问了，不含恶意的愚蠢。但不能真的说你在读什么书，不能太老实。要找可以借题发挥的书，哪怕你读都没读过。

我举布克哈特这本书，是借来骂我们这边，而且要站得比布克哈特高。二段答词中再提“平实、恳切、满含体温”，是